

■ 大刀进行曲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

崔兰仙“为了不当亡国奴，甘愿征战血染衣，不平倭寇誓不休”！张维路身患重病不下战场，“我要在抗日烽火硝烟中享受战斗的幸福！”

赵晶云唱着歌儿去战斗：“为了祖国，为了大众，……背起了钢枪，整齐了步伐，咱们勇敢朝着抗日救国路上走。”三位女八路用青春书写——

冀鲁边区“女儿红”

□ 本报记者 朱殿封

红颜巾帼志坚贞，抗日救国燃青春。洒血抛头颅冀边，征尘不掩玉洁心。

——题记

崔兰仙：夹小包袱的抗日大嫂

院门“吱扭”一声开了，一位中等身材、眉清目秀的年轻女人走进来。

院子里的二祥问：“这位大嫂，你找谁？”

“我找串书馆的老李。”

“你找错地方了，这儿没有老李。”

“我明明看见他进来了！”

马振华从屋里走出来：“她是来找我的，请进屋里坐吧。”

二祥有点懵：“你姓马呀，怎么？”

“我是姓马，前两年当局通缉我，化名‘老李’啦。”

“老李，哦，不，老马，我是北街贫民学校的崔兰仙。”

马振华笑着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是‘穷孩子的老师’，在全盐山县都有名。我还知道，‘九一八’事变后，你在泊镇九师登台演讲，呼唤‘同学们团结起来，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，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！’你上街下乡宣传抗日，奋勇参加查禁日货，领头声援‘一二九’爱国学生运动。”

崔兰仙惊奇地问：“老马，你是侦探呀？”

马振华逗趣地说：“崔先生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个串书馆先生哟。”

崔兰仙也笑了：“你知道我的情况就好办了。我听说你是‘华北民众抗日救国总会’和‘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’的组织人，今天来找我，是要求参加抗日救国军，扛枪去打鬼子。”

马振华认真地说：“你的孩子咋办？家人同意吗？”马振华知道，崔兰仙嫁给了旧县镇地主杨铮侯的儿子杨辛国。

“孩子有娘家、婆家两家人看管。娘家人支持，婆家我再做工作，做不通他们也挡不住我。”崔兰仙果敢地说。

马振华严肃地说：“革命，打鬼子，是随时掉脑袋的事情，你不怕死？”

崔兰仙双目炯炯：“为了不当亡国奴，我甘愿征战血染衣，不平倭寇誓不休！”

马振华思考片刻说：“好吧，当前我们正在冀鲁边区组建救国会、青救会、妇救会、儿童团等抗日团体，非常缺少有才干的人，你去做妇女工作吧。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妇女世代受欺压，被牢牢拴在锅台上，受苦受罪深重，现在动员她们走出家门参加抗战，该有多难呀！但是，一旦发动起来，那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啊！”

一席话说得崔兰仙热血沸腾，她坚决地说：“我干！”

1937年初秋的这天上午，崔兰仙心情激动地告别马振华，走出设在河北省盐山县旧县镇的“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院子，她仰望天空，长舒一口气：啊，蓝天白云，久违了！

崔兰仙向婆家革命了！

她冲破婆家人的阻挠，断然与追随国民党南逃的丈夫断绝了夫妻关系，走上抗日一线。

崔兰仙带着娘家人革命了！

她大哥为抗日救国军送情报，筹粮款，二弟参加了抗日救国军，嫂子和弟妹也参加了抗日活动，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她娘家是抗日堡垒户。

崔兰仙铁心抗日豁命了！

1938年2月，崔兰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她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抗日斗争。她脱下教书先生的装束，换上农村妇女服装下乡了。

在庆云、乐陵一带，崔兰仙是一位头梳网罩发髻，身穿靛蓝棉袄黑棉裤，脚穿布鞋，胳膊窝下夹一个高粱红颜色小包袱的大嫂。

在南皮、宁津一带，崔兰仙是一位头戴碎花巾，身穿大襟灰袄藏青裤，脚踏家做粗布鞋，胳膊窝下夹一个蓝底白花小包袱的大嫂。

在沧县、东光一带，崔兰仙是一位头扎长抓髻，身穿素花褂子灰布裤，脚穿黑布鞋，胳膊窝下夹一个丹凤图案小包袱的大嫂。

崔兰仙有时扮作逃难的，有时扮作走亲戚的，有时扮作赶集上店的，来往穿行于日伪军的据点岗楼之间，沉着机智地应付敌人的盘查。

崔兰仙健谈脾气好，待人热情乐于助人，她住在乡亲们家，教孩子识字，帮着烧火做饭，打水扫地，干家务“放下耙子拿起扫帚”。遇上谁家有难处，给出主意，想办法，倾囊相助。碰上谁家闹家务，劝说调解。她走村串户

和婶子大娘们诉说鬼子入侵，毁了平安日子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，启发她们支持家人抗日保国卫家。她和年轻媳妇、姑娘们呼姐唤妹，讲述鬼子奸淫烧杀的累累罪行，激发她们跟着共产党、八路军支前、参军。许多村民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亲切地叫她“夹小包袱的抗日大嫂”。

春去秋来，崔兰仙指导组建了盐山、沧县、南皮、东光、宁津、乐陵、庆云、无棣等各县的妇救会，培养了一批抗日妇女积极分子，介绍20多人入党。她与盐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文教科的同志一起，组建起50多处抗日小学，开办抗日小学教师轮训班。12月，冀鲁边区妇女抗日救国总会成立，崔兰仙任主任，邱岩桂任组织部长，石磊光（傅素梅）任宣传部长。

相继，妇救总会创办了冀鲁边区第一份妇女刊物《妇女解放》月刊，崔兰仙亲自撰写发刊词和重要稿件。她还建议边区党委的《烽火报》开辟“战地妇女”专栏，介绍妇女解放参加抗战的事迹，鼓舞边区妇女参加抗日斗争。组织边区村村建立妇救会，开办妇女午校、农民识字班等。边区妇女送子送夫参军，救护伤员，生产支前，站岗放哨，传递情报，抗日热情空前高涨。

崔兰仙的小包袱里，经常裹着一双小孩的鞋子，是她亲手给女儿景云做的。然而，她每次见到女儿，给女儿试穿的时候，鞋子总是小了，脚穿不进去了。崔兰仙便再给女儿做新的，再见到女儿时，又穿不进去了。每每这时，崔兰仙心里愧疚啊！她整天为抗日奔忙，顾不上回家，难得和老人孩子团聚。就这样，新鞋子一双双地做，又一双双地换，女儿的脚步在她的小包袱里一天天长大。

崔兰仙没黑没白地工作，积劳成疾。同志们劝她去治病，她说：“患个头疼脑热的不得事，我没工夫看病。”有些乡亲们心疼地掉眼泪，自动凑钱给她抓药，她们对她说：“别为我花钱了，省下钱用在打鬼子上吧。”

腥风血雨笼罩了1942年五六月的冀鲁边区。6月18日，3000多名日伪军包围了驻在河北省东光县大、小单村一带的冀鲁边一地委、一专署机关及一个警卫连。19日清晨，崔兰仙藏好党的文件，



战士剧社队员合影

高光（建国后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等职）再次见到张维路，是离开“燎原剧团”一年零十个月后的1944年8月12日。

这一天，高光作为《渤海日报》随军记者，他和画家刘实一起跟随部队战地采访八路军攻打利津县城。沿途，支援前线宣传站的同志们唱歌、说快板书，为参战将士加油。

“高光，高光！”

高光在行进中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，他扭头往发出喊声的宣传站方向看：“哎呀，张维路！你咋在这儿？”高光惊喜异常，快步跑过去。

“我从冀鲁边区来渤海文工团半年了。我看着像你，就贸然喊了一声，果然是你。”张维路分外高兴的样子。

眼前的张维路，脸颊消瘦，颧骨高耸，弱不禁风的样子，高光忍不住地大声说：“维路，你瘦了，跟一年多以前简直是换了一个人。”

情不自禁，高光想起初见张维路的情形。1942年春节刚过，18岁的高光逃出敌占区盐山县城，在宁津、乐陵、南皮三县交界处的一个村庄找到了冀鲁边区文化救国总会，对接待他的文教总会学术部长张洪泉说：“我要当

洋，我预备用我的眼泪，擦好你的创伤，但是，但是，你已经不认得我了，你的可怜的梅娘！”

歌声细微。但是，这细弱的歌声，却强烈地震撼着高光的心，这不正是《再见吧，南洋》中的插曲吗？高光昏昏沉沉，全身麻木，他用力地睁开眼睛，模糊地看见张维路瘦削的挂着红晕的脸颊。她在轻轻地吟唱，大颗大颗的泪珠，滴在高光的脸上。

高光虚弱得连眼泪都枯竭了。他想去紧紧握住维路的手，可是，手臂沉重得抬不动。他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维路，再唱一首。”

维路点点头，擦去泪水，手轻轻一拨零乱的头发，放声唱起来：“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背负着民族的希望，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。我们是善战的前卫，我们是民众的武装，从无畏惧，绝不屈服，永远抵抗，直到把日寇逐出境外，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。听，风在呼啸军号响，听，抗战歌声多嘹亮，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，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敌人的后方。向前！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，向华北的原野，向塞外的山岗。”

张维路唱了一曲又一曲，她的双颊越来越红，呼吸越来越急促，那一双深沉的大眼，此刻分外美丽。

高光转到后方医院，张维路她们跟随伤员一路照料到医院。张维路一时不闲地帮着护士给伤员换药，喂药，喂饭，洗纱布、绑带、沾满血污的被单、衣服。一有空就给伤员们唱歌、讲故事。

一天，前方送来一位负伤的连长，腿部筋肉深处嵌有两颗机关枪子弹，需要立即手术。而这时，麻醉药没有了。连长说：“医生同志，就算有麻药我也不用，留给其他同志用吧。你们只管放开手用刀子、镊子捅吧，我受不了。我现在就怕这子弹在腿里作怪，害得我不能再按期回前线。”

连长转过脸对一旁的张维路说：“别怪我冒失，你是文工团的张维路同志吧？动手术的时候，请你留在我身边。我是个戏迷，最爱听家乡的河北梆子，在开刀的时候，能不能来一段河北梆子？”

“行！”张维路干脆地说。

连长要了一块毛巾狠狠地咬在嘴里。一阵传递刀剪的响声过去，突然，一声河北梆子清脆传来：“一家人闻北报雄心振奋，穆桂英为保国再度出征。二十年抛甲冑未临战阵，哎，难道说我无有为民一片忠心！猛听得金鼓响角声震，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。……有生之日责当尽，寸土怎能够属于他人。番王小丑何足论，我一剑能挡百万兵。我不挂帅谁挂帅，我不领兵谁领兵！叫侍儿快与我把我戎装端整，抱帅印到校场指挥三军。”（《穆桂英挂帅》）

张维路嗓音高亢激昂，响遏行云，此刻完全不像一个重病缠身的人，她是在用自己的生命，去激励一位战士英雄战胜伤痛。

一段唱罢，张维路接着又唱：“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，天波府走出我保国臣，……此番领兵去征讨，不为官职为黎民，一马踏破辽东地，不杀那安王我不回家门。”（同上）

“当啷”，取出的子弹落入换药盘中。军医深沉地说：“我们胜利啦！”只听连长高声说：“维路同志，我向你致敬崇高的敬礼！回到前线，我一定多杀鬼子，感谢您的深情厚谊。”

张维路敬佩地说：“连长，你真坚强。”她两颊的红晕像春天盛开的桃花，一双深沉的大眼睛，像两颗闪亮的启明星。

不久，张维路回渤海文工团了。

重阳，金菊怒放。张维路年轻的生命，被万恶的肺结核病夺走。

后人诗赞：“烽火狼烟九月八，凌霜怒放有黄花。不吝青春抗日死，一代女杰写春华。”

赵晶云：歌儿引我去战斗

金丝枣儿快要红透了，一嘟噜一串的挂满枝头。老人们说，多少年来，就数今年挂的枣儿多。

家住乐陵城里的赵晶云听着老人家的议论，觉得枣树结这么多枣，似乎结的不是时候。因为，1938年春天，日本鬼子来了，鬼子的马队像蝗虫一样群飞群落地向南去了。财主忙着搬藏东西，商人关闭了店铺，她读书的乐陵中学停课了。

赵晶云觉得，枣树结这么多枣，似乎结的正是时候。因为，9月里，肖华率领八路军115师“挺纵”开进了乐陵城，城乡民众涌上街头夹道热烈欢迎八路军。枣树有灵性，满树的金丝枣儿是为八路军结出的呢。

赵晶云和邻居姐妹们跑上大街看八路军。

她们从说话声音中听出来“还有女兵呢”——别看她们不穿花衣裳，不留长辫子，那尖声脆嗓，一听就是女的。

“女的也能当兵？也能扛枪打鬼子？”姑娘们喊喊喳喳。赵晶云真想凑上去跟女八路说个话，但没敢：怪臊的。

赵晶云走进家门，一眼看见院子里有几位八路军正在帮着收拾杂物。其中一个高个子、乌黑头发、大眼睛的八路军笑眯眯地说：“小妹妹回来啦，以后我们住你家了。”

赵晶云立马听出她是女八路，再一看，哎哟，都是女八路。赵晶云高兴得红着脸，嘴里“嗯”着有些不自然，自己好像外人似的了。

赵晶云很快跟八路姐姐们混熟了，高个子大姐叫冯玉珊，不到20岁年纪当了边区妇救会宣传部长。八路姐姐们外出做工作一回到家，就帮着晶云娘干活，拉家常，讲抗日道理，唱打鬼子的歌儿，怪好听，晶云娘常常听得忘了手中做的活儿。一首歌，晶云听上几遍就学会了，也跟着大姐们一起唱。

相互混熟了，冯大姐叫上赵晶云一块下户做工作：“给我领前路，指指门，召集召集人。”

部队做军衣，冯大姐组织妇女给钉扣鼻、锁扣眼，钉一件2分钱。冯大姐让赵晶云管记账、发钱。

三个女人一台戏。妇女们凑到一块儿叽叽嘎嘎地跟疯了。八路姐姐给大家唱歌听。一个姐姐唱《妇女解放小调》：“我们妇女不自由呀！为人奴做牛马。从小就双脚踏哪！好像犯人戴脚镣。穿耳孔戴耳环哪！不把妇女当人看。平日看你小脚好，遇到敌人跑不了。走起路来实难瞧，好像母鸡把地刨。”

又一个姐姐接着唱《妇女翻身》。这个八路姐姐刚唱完，冯大姐叫赵晶云唱刚学会的《哭哭歌》，大家又拍巴掌又嚷嚷，赵晶云只好拉下脸来唱：“王家庄是家乡，日本鬼子来扫荡，抢走了我家的衣裳，抢走了我家的口粮。抢走了我家的鸡和牛羊，打死了我的爹，打死了我的娘，强奸了我的妹子，烧毁了我家房，日本鬼子似豺狼！”

金丝枣打完的时节，赵晶云加入了抗战队伍，在乐陵县妇救会当宣传干事。她和妇救会老同志一起下村宣传抗日，每次开会前，她和几个年纪小的妇救会站到板凳上，一首接一首地唱歌：“八路军来了咱烧开水，鬼子兵来了咱埋地雷。吃菜要吃白菜心，当兵要当八路军。共产党像亲爹娘，分给咱土地分给房。花皮甜瓜蜜糖瓤，至死也忘不了共产党。当兵要当八路军，槐树开花香喷喷，当兵要当八路军。有吃有穿又光荣，解放家乡杀敌人。八路军来了咱烧开水，鬼子兵来了咱埋地雷。敌人进村它就炸，个个脑袋开了花。”（《《当兵要当八路军》》）

村民来齐了，老同志站到板凳上讲话：“大爷大娘们，我们不是讲道的天主教、会道门，我们是抗日救国的八路军。我们在家是学生，日本鬼子来了，占领了我们国家，要灭我们民族，我们捞不着上学了，就出来参加了抗日队伍。鬼子来了，咱老百姓种地也种不成，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就是万众一心把小鬼子赶回东洋去。”

年底，妇救会派赵晶云和一位老同志到王集区开辟工作。她们到各村办妇女午校、识字班，把边区油印的《妇女识字课本》分发给妇女们。农村文化落后，妇女中十个有九个是“睁眼瞎”。她们找一些思想开通、聪明伶俐的姑娘，先教给她们唱歌，然后带着妇女们唱。夏天傍晚，赵晶云领着姑娘们站到村里最高的房顶上，放开嗓子唱《学文化歌》：“账单不能看，钱票难分辨，大睁两眼不识字，谁不把咱当瞎子看……”

歌曲，不论有无文化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人人能听懂，好好学学好接受。你不出来开会不要紧，歌会上门缝里、窗棂里人进去，钻进你耳朵里，它就产生了宣传效果。

夜幕笼罩了大地，日伪军龟缩进了据点、岗楼。赵晶云组织妇女、儿童团员配合八路军、县大队袭击敌人，来到敌人据点、岗楼下的沟里，喊一会儿话，唱一会儿歌：“一九三七年哪，日本鬼子进了中原，先打开了芦沟桥，后进了山海关哪，奸淫又烧杀，简直是翻了天，无数的中国人哪，死在那个刀下面。中国共产党，领导咱们全面抗战，全国上下齐上阵，把鬼子赶出家门。一九三七年，小日本它进了中原，先打开了芦沟桥哪，后进了山海关，那火车道修到了济南啊哎哟，鬼子就放大炮哪，八路军就拉大枪，一瞄准：叭勾，打死个小日本，他两眼一瞪就上了西天哪哎哟。”（《八路军拉大枪》）

日伪军听了特别害怕，不时地向下面打冷枪，赵晶云她们不理睬，照样唱。

1942年6月一天拂晓，赵晶云在东光县碱郭村遇到日伪军大扫荡。她领着十几个小孩子夹在村民中向南跑了一段路，发现对面、东面都有敌人，她又领着孩子们一口气往北跑出十几里，仍然没有跑出敌人的包围圈。有的村民中弹倒下，孩子们跑散了。敌人越来越近，赵晶云看见有的孩子端着枪向她瞄准开枪，她就蛇形奔跑躲避子弹。敌人一边打枪一边喊话叫她投降。

赵晶云实在跑不动了，张着大嘴哈达哈达地喘息，浑身汗水像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嘴里喷出两口鲜血，一头栽倒地上。朦胧中，她听见敌人的说话声，睁眼看到前面的封锁沟里积满了水，心想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叫鬼子活捉了，反正怎么也是死，她猛然站起来，一头扎进沟里去了。

赵晶云跳水的时候，有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跳下水。这孩子很机灵，他趴在沟沿上，等鬼子过去后，从水里爬出来，飞跑着回村报告：“云姐淹死了！云姐淹死了！”碱郭村的乡亲闻讯赶紧跑来打捞她，路上经过谁家蒲洼大集，还给她定了一口棺材。可是，乡亲们打捞了半天也没有捞到人。

原来，赵晶云没有淹死，也没被鬼子俘虏。当那个孩子回村叫人时，赵家村村民发现了她，把她捞上来，救活了。妇救会安排赵晶云在则王村一位抗日大娘家里养伤，一个月后，她回到战斗岗位，扛日歌儿唱得更响亮了：“为了祖国，为了大众，怕什么流血牺牲抛头颅。背起了钢枪，整齐了步伐，咱们勇敢朝着抗日救国路上走……”



八路军女战士在站岗（来源《解放军生活》杂志）

同边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袖石（亦写张袖石）带领地委直属机关74人在刘大瓮村与敌人遭遇。他们冲到村外一块庄稼地里，崔兰仙对张袖石说：“鬼子有骑兵，这样跑不出去。我把敌人引开，你带同志们先撤。”

张袖石说：“不行，你带同志们走，我掩护！”

崔兰仙着急地说：“别争了，你是部队领导，部队行动不能没有指挥。你带领大家冲出去，快！”

崔兰仙边朝敌人打枪边向西边的花子坟坟场飞跑。张袖石命令：“警卫一班，保护好崔主任，其他同志跟我走！”

鬼子包围了花子坟，战士们子弹打光了，在与敌人拼刺刀中相继牺牲了，崔兰仙负伤被俘。鬼子拉崔兰仙上马押走，她奋力反抗，对着鬼子猛踢猛咬，大骂：“你们这些强盗要杀就杀，要砍就砍，中国人绝不屈服！”高呼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宁死不当俘虏！”

鬼子对着崔兰仙的腹部连捅数刀，她献出了27岁的生命。

崔兰仙和张袖石是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。后人诗赞崔兰仙：“国难当头舍小家，津南抗战一枝花。边区璀璨星烈，亮眼盐山那抹霞。”

张维路：青春为救国燃烧

8月16日夜间，解放利津县城的战斗打响。激战中，一颗炮弹飞落下来，刘实双腿被炸断，腹部被炸裂，肠子流出来。高光腰部和两腿炸伤十几处。他忍着痛死命把刘实拖出危险地带，两人都倒在地上。两个小时后，担架队上来，刘实牺牲了，高光失血过多昏厥。

高光在前方包扎所里醒来。一位老大娘含着热泪，用调羹往他嘴里喂鸡蛋汤，他只喝了一口又昏迷过去。渤海区委得知高光重伤的消息，指令部队医院千方百计挽救他的生命。当时强心针很珍贵，军医破格给高光连打了三针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高光恍惚感觉有雨点打在脸上，耳边想起那支亲切的、荡气回肠的歌声：“哥哥，你别忘了我呀，我是你亲爱的梅娘，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，嚼着那鲜红的槟榔，我曾經弹着吉他，伴你慢声儿歌唱，当我们在遥远的南洋。……你曾坐在红河的岸边，我们祖宗流血的地方，送我们的勇士还乡，……我为你违背了爹娘，离开那遥远的南



根据地妇女识字班